

歷史與空間

# 兩個寡婦迴異命運

文：緩緒

長溪村離縣城很遠，是位於浙南山區一個交通極不便利的自然村落。全村上下不足四十戶，村裡幾乎都是同姓。也就是說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，為了逃荒避亂，當初攜妻帶子躲進這條深山溝裡來的實際上只有一戶姓楊的人家。

既然是由同一祖宗發展出的血親支系，村裡人便多少都保持著一種互助精神，不論日子是甜是苦。只是沒想在一次炸山開荒的事故中，竟使村裡的兩名壯年都同赴黃泉。為此，村子裡便同時產生了兩名拖兒帶女的寡婦。

沒了丈夫，倒了家庭支柱，為了易於辨別，村裡人便很快替她們改回了娘家的姓氏，背地裡總是會習慣性地稱她們為曹寡婦和鄭寡婦。

如果相信八字，如果在出嫁前兩人都曾在家鄉占過卦，算過命，不知對今次的事故，對日後兩人將會同時守寡這樣的遭遇是否有所預示。只是當噩耗一旦毫無徵兆地傳來時，便已不可能再拒絕接受這一事實，任何人都不得不由命運擺佈了。

山村的日子本來就不易打發，更何況是在子女們尚小，家裡的老人又已無力再幫著幹活的情況下。

一個家庭一旦失去了正勞力，生活重擔便自然落到了那兩名同時變成了寡婦的農婦身上。只是在陷入同樣的不幸後，沒想這兩位婦女的應對態度卻有著明顯的差異。

曹寡婦因覺得丈夫是在幹活時出的事，是死於村裡的公事，由這次意外造成的損失便應有所補償。為此，平時一週困難便常找人幫忙，總希望自己的苦難能被分攤。不論是有關於柴米油鹽一類的瑣事，還是山上地裡，涉及到種植收穫之類的大事。

辦理了喪事後，她除了常抽出時間來村上村下挨家挨戶地四處走動，找尋得利的機會外，還常站在村前，以便在發現有人去外面辦事時，能讓他或她為自己捎回一點食鹽、燈油，或是火柴、肥皂一類的日用品。即便是早已無法再從身上掏出錢來，也照樣會以拖欠的方式滿足一家人的日常所需。除了善於到處向人訴苦外，還養成了愛說好話，不斷讚美別人，以便能再次求助的習慣。正因為這樣，曹寡婦的為人雖讓人覺得討

厭，卻因為村裡人大都礙於面子，每遇關鍵，便總是能對她讓上幾分。於是這婦人也因為她的能說會道，以及那種不同於眾的周旋力及游說力，而成了村裡不容忽視的焦點人物。

忙了一天，不論得益如何，每到晚上躺在床上時，她都照樣會細細地盤算一通，為自己擬定下一步的進取計劃，惟恐忽略掉那些有可能歸屬於自己的利益。同時也總覺得自己的進取能力，比那位受著同樣煎熬的鄭寡婦強。

從某一方面來說，人是有著共同需求的一種動物。不論處於甚麼樣的境遇，都同樣少不掉衣、食、睡眠等最基本的生存條件。使人難以預料的是那位同樣處於困境中的鄭寡婦，每遇難事，卻總希望能依靠自力自行解決。因為她覺得在目前這樣的處境中，生活可謂是捉襟見肘，困難重重。而不論是誰都不應把自己的苦難當成是好事似地拿來與人共「享」。更不應藉著人人皆有的那點憐憫心而去叨擾別人，為難別人，使別人也一樣受累。因此便總是設法克服不斷面對的每一種困難，和家人裡人一起，不出一聲地過起了一種不為人知的日子。

為了節省燈油，鄭家的一家大小常摸黑做事，很少去別人家串門。為了能集中精力應對生活上的困難，一家人都很快養成了早睡早起的習慣。

有時，即使是面臨食糧將盡時，也會事先上山找尋野菜，用少量的紅薯、苞米粉等雜糧參合著充飢。就因為這樣，久而久之反倒與村裡人產生了隔膜，彼此之間也拉開了距離。人們覺得她自持清高，目中無人，因從不願低聲下氣地求助於人，便不值得同情。遇事時也總是有意地孤立她，視她為無法與村裡人同聲同氣的異類。而對鄭家的困苦便更是不聞不問了。

自從發生了意外，鄭家的日子可謂舉步維艱，但思來想去地，因為並不覺得自己做錯了選擇，鄭寡婦便照樣保持著一份自尊，堅守著一份自信，就像是真能因為有了一份信念而生活在未來中似地。她時刻巴望著自己的孩子將來能依靠自力

而有所作為。每一年，縮衣節食地，勉強為子女交付了學費後，這身為母親的便總是不忘叮囑他們不應像別人似地計較吃穿，而應奮發學習，立志於未來。

十多年過去了，兩家的男孩都已過了成丁之年。那些來自於母親單方面的訓育亦不知不覺地發揮出了應有的效應。曹家的兒子因總是希望能從村子裡得到照顧而逐漸養成了愛佔便宜，愛從小處著眼的習慣。為了能跟上現代人的生活水準，未及高小，便放棄了學業，進城找尋發財的機會，並很快因為偷竊而入了獄。鄭家的子女卻因學習努力，沒有依賴性，等到師範畢業後便分別在城市謀到了不錯的教職。

子女們有了固定的收入，等兩位老人相繼過世後，鄭寡婦已不必再長期守在村裡依靠地謀生了。她常隨同子女們一起進城，沒過幾年，便不再顯得那麼面黃肌瘦，已很難看出是一名來自山村的農婦。

那個時時怕吃虧，一見利益便總是希望能搶在最前面的曹寡婦直到去他省探監時，才發現那個看似傻瓜，遇事不求人，多少年來總是咬著牙關過日子的女人原來並不缺心眼。有時只要把自己與她相比，便很想抱著柱子痛哭一陣。因她怎麼也弄不懂為甚麼自己一向不甘於人後，處處總是以利相計，到頭來竟沒能佔上便宜，更沒能成為真正的贏家。



寡婦的命運何去何從？

網上圖片

熱點詞評

# 復仇者

文：陳科科

漫畫出版商Marvel自設電影部，過去幾年的鋪排，就是為了這麼一套《The Avengers》(《復仇者聯盟》)。他們一度將旗下的漫畫英雄版權售予各家電影公司，於是那幾套收幾億美元的蜘蛛俠肥水，全流到別人田。對啊，為甚麼就只能夠在平面上賺版權費呢？倒不如自己動手幹。

2008年有第一套Marvel出品的電影，就是非常吃重的《Iron Man》。出來也確實不負所望，Robert Downey Jr 簡直是第二春，順道開展了他的主流、動作片路(他以前都是演出怪雞、二線電影，而且也有礙於他酗酒癮君子形象)，風趣的Tony Stark將同期《Batman Begins》肩頭從未開展的Dark Knight比下去(當然這部是大犯罪家史詩，整體講不可同日而語)。而他又錢又風流又天才——更重要的是，他本質是個深度宅男！看他打造機械盔甲猶如男孩砌模型般，怎不鍾中宅男們的幻想按鈕？

而那時已經有《The Avengers》的伏線，就是Smauel Jackson的Nick Fury，他是S.H.E.I.L.D.的主腦，意圖結集所有異能者為作戰隊伍。然後Marvel推出《Iron Man》續集，加入了Black Widow，同時《Thor》、《Captain America》又空群而出，將復仇者團隊隊員逐個介紹，耗費4年，就來了個大集結。

故事中他們面對的是雷神Thor弟弟Loki招來的外星部隊，從天而降，跟《Transformer 3》及《Matrix Revolutions》如出一轍，夠前者激烈又沒後者的悲壯。文場戲交代來龍去脈又各有戲好做，能力最弱的兩個都可以談談情、想想往事，不會冷落任何一個角色，變成樣板。沿用Marvel新電影的方程式，又打又笑，而且不是硬滑稽，擅用角色特質——例如美國隊長是個被冰封70年的戰前人物，常怕自己老套，跟不上潮流；變形俠醫未暴走發狂時也是常常自嘲，隊員也以刺激他為樂……處理手法上乘。

如果我們回看這幾年的超級英雄電影，大賣的，數起來，沒有一個不是人。意思是，像借助外星能力者如Superman、Green Lantern，收場極其慘淡，自強不息者如Iron Man、Batman 固然有錢有面，帶有悲劇色彩的X-Men也是長拍長有。人的變異才是超級英雄的永恒命題，就算帶點惡搞的《Kick Ass》也是以自我成長為主軸。當我們次次有問題時都借外來力量解決，注定了個被看不起的族群，只配給外星怪物生剝活割，血肉遍地。

Marvel的最新電影《Amazing Spider Man》也回歸最初的設定——Peter Parker是自行研發蜘蛛絲，而不是受DNA影響而來。自強，才有超級英雄。



《The Avengers》海報。網上圖片

# 文藝天地

短載

文：瑜翼

## 康復日記(十)

2012年1月29號。雨。

年過得不甚了了，每天似乎都很忙；但忙甚麼自己都搞不清楚……一堆俗務紛擾，人情世故，樣樣都得照顧到。除了初三陪父親去醫院看病後一家人逛了一天街很開心外，其他真是煩惱多舒心少。他的腳踝處長出一個腫塊，初五陪他去，醫生說可能是痛風的沉澱物。他有痛風的老毛病。無甚大礙做個小手術拿掉就可以了。我本想停幾天康復的，他要住院便無法接我去九院，再則母親陪我就無法分身去照顧他了。而他卻堅持不要我中斷康復幾天；一邊把車交給一位朋友幫忙天天接送我們，自己那邊也請一位朋友來照顧，說一切都不用擔心……呵，父母他們彷彿甚麼都想好了。

29日又開始去九院了。現在我的上肢是最大的問題，雙手無法控制連帶下肢也不穩。靠著牆站著時自己都能把自己推倒，走路也只能像企鵝一樣搖搖晃晃幾步。自從重新踏上求醫之路以來，藥是一把一把吃的，好像把之前二十幾年沒吃的藥都補上了。晚上依舊失眠，自十幾歲我便開始夜不能寐，原因我很清楚——半是孤枕難眠的寂寞，半是前途茫茫的憂慮，二者相加使我夜夜輾轉反側到天明。

有人問我做康復辛不辛苦，其實有些事情既然已成事實，那就不要去想為甚麼這樣，為甚麼是我等等……因為這樣想只會浪費時間而於事無補。佛說六道輪迴，一切有因有果。既然不幸已發生了，那麼就當那是你該受的劫難吧，有何可值得拿出來一談的呢？苦多甜少也是一種有滋有味的人生，不是嗎？想來逆來順受是種無尚的美德，而我渴望擁有這種美德……

不知從何時起開始漸漸迷失自己，天天都在抱怨命運的不公。人也變得自私、自負又自卑，三「自」湊一塊兒就發變得扭曲、面目可憎。連照著鏡子都想狠狠地砸過去，不想看到自己。人總是在不知不覺中迷失自我，被外界種種紛擾擾亂了本心而看不清自己。這時就需要有人來提醒一下，才會恍然清醒。很感謝我身邊有這樣一個人，來提點我。如今，我正在努力找回原本的自己。人要自立不要自私、自信不要自負、要自謙不要自卑。但誰又能做到這些呢？

那天依舊陰雨綿綿，江南的天氣讓人心也變得潮濕。而幾日不見，九院那群白大褂卻依然可愛如故，康磊更胖了，T君戴著口罩不知是否感冒了、張寧第二天才回來。真心地喜歡他們，還有那些身有病痛卻無比樂觀開朗的病人們。人都說我堅強，但比起他們的樂觀向上讓我常常自愧不如。「英雄」這個字眼，在醫院並不缺乏……

### 作者簡介

江南女子，自幼患小兒硬凍症，後來更導致腦癱。此後的二十幾年都幽閉在家，沒有上過學，通過看電視的字幕一點一點認字，然後自學電腦、上網、打字等。

《康復日記》是最近她又踏上了求醫之路的記錄，希望給自己也給世人一些鼓勵。

試筆

文：鄧佩欣 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

## 我的少年時代

當我想起自己的少年時代便感觸良多。我的少年時代？我就是一個較癡癡，且又喜怒無常的人。每次提起「少年」，心中百感交集，泛著「甜酸苦辣」的種種味道。

少年時代的開端，竟然是「苦」的來臨。

記得當我還在小學六年級的最後階段，我收到派位表時第一個情感反應是哭了起來。不是開心的哭，而是難過的大哭一場。我被派到一所不但是理想中的中學，更是一所一個熟悉的同學也沒有被派上的陌生中學。我害怕適應一個陌生的環境，那種痛苦心底湧上來。但我卻不曉得原來未來的六年中學生涯，是百般滋味在心頭。

我想我的人生屬先苦後甜。

進入中學後，生活竟又出奇的多姿多彩，我感到無比的快樂。初中的時候，令我忘不了的是與同學一起參與不同的活動。那次長洲宿營之旅更是難忘之中的難忘。為甚麼？在一間偌大的營房裡，我們十數個女生在房間中徹夜不眠地聊心事，大家掏空心思為不同老師按上花名，又或是取笑那位同學愛上鄰班的書呆子，玩得興奮時更忘形地互擲枕頭，然後擁在一起笑個不亦樂乎。到了第二天，我們整條船的同学站在船的桅杆旁，大喊一聲後一起

躍進海裡。到了晚上更是精彩，我們一個又一個地走進那條既黑又幽靜的單程路，男生們說甚麼不怕不怕，但他們真的不怕嗎？天曉得。我只記住的是我首次知道，原來在路途上，我未必可以找到同行者。這一切「瘋狂」的經歷都是少年時代的體驗，那些全是不顧後果、隨心所欲的行為，但它們已成為我最珍貴的回憶。現在回首那時的我，少年時代是如此的無憂無慮，我多麼希望可再重溫一次！

最珍貴的回憶，怎能缺少讀書的片段呢？每當臨近考試的時候，大家都埋頭苦幹地溫習，一同留在教室至傍晚，遇到功課或溫習上的疑問便公開討論，一起解決。在學習的旅途上，同學成為我的精神支柱，那次我和同學一同溫習，大家已去到精神渙散的境地了。突然其中一個同學說：「屎塔飛！」大家都感到十分奇怪，原來這位同學改我花名。我的英文名字是「stephy」，於是同學就直接把英文名直譯「屎塔飛」，「屎塔飛」一出，同學都笑彎了腰，雖然我不太喜歡這個「屎塔飛」，但亦逗得我哈哈大笑。這些在「辛酸」中帶有甘甜的回憶，想起來便會心微笑，亦成為了我努力下去的力量，因為我知道身旁總有一班喜樂哀愁與共的朋友。老師說過，兒時的友誼是最長青的，當時我不了解，但

現在我卻明白了，我珍惜所有在我少年時期出現的朋友。

在少年時代中，除了朋友外，我亦忘不了我的師長。不論是嚴厲的、溫柔的、甚是无理的，我都忘不了。記得一次小息的時候，我走到教員室打算找中文老師，怎料那位人見人怕的訓導老師經過我的身旁時，那部不聽話的手機竟響了起來，回過頭的時候我已不在訓導室罰站了。其後，心中當然不忿，不管事情是否對錯，少年時代的我就是這麼頑固。因此，那一次我特意在教員室等她經過，在遠處看到她便立刻把間尺放在外套袋，再假裝通電話。果然，她立即走來我身邊要我交出手機，指責我又犯同樣的錯。我假扮不願交出，在她不斷地催促下，我終於交出我的間尺。她立刻滿臉通紅，破口大罵，最後我又被她懲罰了。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就是在「少年時代」曾經存在過，至今仍佩服當時的我竟有如此大的勇氣，或許就是這種勇氣，練就成現在的我。當然，我也感激老師的嚴格要求。

這一切在少年時代中經歷的「甜酸苦辣」，深深烙印心中，而且是無可抹掉的。我即將走過「少年時代」踏進成人的世界，我相信人生的每個階段都留下不同印記，在年少時，多謝自己的瘋狂，讓有一段無憂的生活；多謝朋友的支持，讓我順利地走過不同的關口；我更要多謝師長的訓練，讓我培養出一股勇氣來。我深信我的未來會活得更豐盛、更美妙。

少年時代，再見了！

試筆

文：李歡兒 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

## 一幀令人懷念的舊照片

我兩眼放空，呆呆地看着天空。想着天上的人生活得如何？幸福還是辛苦？這時一陣刺耳的哭聲跑進我耳裡，打破我的天馬行空。是孩子的哭聲，這聲音在我腦裡揮之不去，讓我不禁掏出懷錶，掀開殼罩，輕撫殼上的相片。

一個老奶奶抱著一個小女孩在微笑，可是孩子的眼睛腫腫，鼻子紅透。兩人在影樓照下這幀相片。一陣涼風把我帶進相片的記憶……

六歲的我，是一個動輒便哭的小孩。哥哥常笑說：「哪裡有旱災，只要小妹一去，一定解決！」哼！我也沒辦法，淚要流下來，我也控制不了啊！但是有一個人，她像女巫一樣，可以阻止我的淚。那一天，哥哥扔下我，自己出去玩。我一個人坐在地板上哭得聲嘶力竭，但沒有人來哄我，因為他們早就習以為常。這時，一個老奶奶走到我面前，輕聲地問：「小丫頭，怎麼了？」我沒理她，只顧用哭來發洩不滿。

但是，她彷彿聽不見那陣陣刺耳的聲音。她吃力地把我抱起，走到椅子坐下。我驚訝地看着她，疑惑她為甚麼沒有露出厭惡的表情，然後離開呢？她溫柔地撫摸我的頭說：「地板涼。」聽見後，我又

哭起來。從來沒有人會在我哭的時候理我，連我家人也沒有。

她一邊輕輕哼著旋律很動聽的歌，一邊撫摸我的頭。這時我爸爸店裡的伙計走來說：「張老夫人，別管她了，她哭累便會停。」老奶奶笑而不語，向伙計點點頭。但雙手依然緊緊抱著我。我泣不成聲地問她：「您……您為甚麼不走？」她輕吻我額頭說：「小丫頭，你不是一個人，放心！我在你身邊。」

我訝異地看着她，她像會魔法的女巫，把我的淚止住了。張老夫人是隔壁影樓張老闆的母親，今天來探望兒子，並巧遇我這小毛頭。

她笑笑牽起我的手，帶我走到隔壁張老闆的影樓。瞧……就這樣照下我倆唯一一張合照……張老夫人抱著我在微笑，可是我眼睛腫腫，鼻子紅透。她把照片放進身上的懷錶裡，然後送給我。「小丫頭，這樣我就永遠陪在你身邊。」

回到家裡，手裡的懷錶告訴我，這並不是一場夢。自此，張老夫人常來看我。哥哥們總是扔下我自己出去，爸爸總是躲在熱氣蒸騰的廚房中勞動、店裡的伙計總是忙著招呼客人不理我。惟有



體味生活的甜，笑對生活的苦。網上圖片

她，總是抱著我給我輕輕哼歌，她像女巫一樣，可以阻止我的淚。

又是一陣涼風，秋風起了。我緊緊抱一下手臂，再凝視下照片。光線模糊了，再清晰。我不再孤單，雖然她只是一個「陌生人」。

天上的她，一定是幸福的，她是多麼有愛和無私。看著廳中在哭的孩子，我握緊手中的懷錶，揚起一抹笑容，取出一粒棒棒糖跑到她面前。「小丫頭，你不是一個人，放心！我在你身邊。」